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十尾龜
第十八回 卜神課瞎子吃耳光 唱山歌滑頭剪辮子

話說阿翠聽了劉小泉話，隨把劍臂脫下，丟向耕心道：「好孩子，拿了去罷。你媽不過問你玩玩呢，你急的就要哭了。」

耕心道：「你要做我媽，生出是不見會生的出，除是生進去還可以。」

阿翠又走來捏他，耕心道：「只有你討得我便宜，我就討不得你。叫小泉哥評評，可有這道理。」

小泉道：「大家不要吵了。」

耕心道：「算我錯可好麼。」

阿翠道：「自然是你錯，你不錯倒是我錯不成。」

耕心道：「翠小姐，我問你一句話。上月初頭，我見你和一個黑蒼蒼的廣東佬，在虹廟對過胡東廣課館裡打架，圍了一簇的人，到底為了何事？」

阿翠道：「這樁事，說起來真是樁大笑話。大馬路的胡東廣，卜課算命，我們一竟說他是准的。那裡曉得也是個大滑頭。」

耕心道：「你今天才知道麼，上海三個半大滑頭，那半個就是這胡東廣。他的卜課算命，是預先買通梳頭娘姨，叫打聽人家的瑣事。上海人家通行的是走梳頭，走梳頭娘姨，穿房入戶，終日與那些太太、姨太太、奶奶、小姐相會，人家的事，他要打聽本是最容易不過，打聽著了就去報知胡瞎子，所以他的卜課算命，都比別人來得靈驗。」

阿翠道：「他這樣的壞，我們那裡知道。」

耕心道：「盡但如此，他的瞎眼也是滑頭的。胡東廣自家說是青盲眼，瞧不見東西。有人在戲館裡，親眼見他帶著大小老婆看戲，還指指點點，講劇情給大小老婆聽呢。可知他也不是真瞎子。」

阿翠道：「你問的那黑蒼蒼廣東佬，他姓唐，並不是我的客人。他家裡開著好幾片舖子，只因他的老太太、太太相信這胡東廣。相信不過，那怕極小一樁事情，總要到胡東廣那裡起一個課，才敢行。騙去的錢，真是算都算不清。唐老爺恨極，勸過幾回，總是沒用。我有一個老客人姓關的，和唐老爺是要好朋友。一日見唐老爺臉上不快活，就問他為甚事？唐老爺說起老太太、太太迷信瞎子的事，姓關的道：『那是何難之有，我有一個處置瞎子的妙法，只要照計而行，包你可以破除迷信。』

唐老爺問他怎樣的妙計，姓關的道：『且到我相好那邊去，再同你講。』

就同到我這裡。錢少爺，這唐老爺手面真是闊不過，他來了，我乾濕都沒有裝一個，競給了我十塊錢一張鈔票呢。說是酬勞我的，其實我一點子沒有勞碌。不過到胡東廣那裡站了一會子，話都沒有說什麼。你想，這種戶頭好不好。我只要常常有這種戶頭，財也發了多時了。」

小泉搶問道：「後來姓關的用了什麼神謀鬼計，這胡東廣到底治服沒有治服？」

阿翠道：「怎麼沒有治服，現在唐老爺家老太太、太太都不相信了。姓關的這計策，真是妙不過。這條計策沒有說出時光，唐老爺也不相信，唐老爺說：『我們兩位太太，不比別人，任你死裡說出活的來，他終不信，可有奈何他。』

姓關的道：『光是空說，他自然不信了。西洋景拆穿不得，一拆穿就不要人家的錢，人家也不情願瞧了，我現在是用拆穿西洋景手段。』

唐老爺道：『好是好極，如何拆法呢？』

姓關的就把我一指道：『哪，我就借他一用。我的妙計就在他身上行。』

當時我不知就裡，只道要差我去打胡東廣，忙著回說，出兵打仗我是不會的，請你支使別個人罷。」

耕心插言道：「翠小姐客氣了，你的打仗本領，真是出色，連我這麼雄壯的小泉哥，也常常敗給你手裡。」

小泉道：「我敗在他手裡，你又怎麼會曉得，想是你老婆告訴你的了。」

阿翠道：「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，討我便宜，我便宜可給你討著了。」

耕心道：「你算幫相好哪。」

說著，把嘴一撇。阿根道：「不要纏了，快聽他講罷。」

阿翠道：「我說了後，姓關的倒笑起來了。你道他划的是什麼計策？原來叫我假認做夫妻，只說結婚了五六年，女花男果，一個都沒有生育，特來卜個課。命裡究竟有兒子沒有？可還有祈禱解攘的法子？卻先向唐老爺家老太太、太太說明了，叫老太太、太太一同去，瞧這瞎子有本領識穿，沒本領識穿。當下我就隨常打扮，服脂也不點，粉也不拍，裝作個人家人模樣。同到唐公館見過老太太、太太說明來意。老太太道：『這是你們胡鬧了，胡東廣是仙人，豈有不知之理。』

太太也說：『如果胡仙人課裡頭卜的不准，我也從此不信他了。』

唐老爺道：『但願你們能夠醒悟就好了。』

於是唐老太太、唐老爺、唐太太、姓關的和我，一行五人同到大馬路胡東廣課館來。走到時他課館裡生意真是盛不過，兩邊椅子沒一隻空的，都是起課的，算命的，有的是問病，有的是問流年，有的是問生意。我們到得晚了，候人家一個個問過，才走上去。那到得比我們更晚的，還候著呢。姓關的走上去道：『先生，我要起個課，我這內子結婚了五六年工夫，沒有生育過。每逢受孕，總是小產的，不知為甚緣故，請先生卜卜看，倘有法解禳最妙。』

胡東廣這回可上當了，他先把課筒向香爐上空晃了幾晃，默赤默赤鬼畫符似的通了一回神，霎時間起出課來。單拆拆單，算他的死。算了好一會，才向我們道：「你們夫妻兩個，前世犯過大罪惡，處死過一個丫頭。丫頭的冤魂，至今沒有散掉，所以閻王注定你沒有後嗣，並且你這位夫人，就是你前世的債主。你欠他的債，沒有償清，所以閻王派定他今世做你的老婆，孕而不育，常常有小產之息，使得你延醫服藥，費掉許多銅錢。』

姓關的道：『可還有解禳的法子？』

胡東廣道：『解禳法子是有的，俗語叫做有錢使得鬼推磨。只消建個十天的醮，把丫頭冤魂先解散了，再到送子觀音前，助上五斤燈油，就有點子巴望了。』

瞎子的瞎話沒有說完，豁赤豁赤，早被姓關的拍上三五記耳光。唐老爺也幫著打，打得跪在地上，叩頭不止，嘴裡連說『我原不過騙口飯吃，兩位老爺不要認真。』

旁邊人都走攏來勸，姓關的和唐老爺才饒過他，瞧的人沒一個不拍手大笑。唐老爺問太太道：『胡仙人的卜課准麼？』

唐太太道：『再不料胡仙人也是騙人的。我們被他騙去的錢，真是不少。』

從此唐公館裡女太太，不再相信瞎子了。倒白造化我到手了十塊錢。你瞧見的，就是這件事。」

王阿根道：「不料胡東廣也有坍塌的日子。」

小泉道：「這種忘八，自應得坍塌他的台。本來日子過得太快活了，你我亮著眼瞧的人，那裡有他那麼快活。」

耕心道：「你要瞎眼，容易的很。我替你戳瞎是了，不必白羨慕人家。」

阿根道：「時光不早了，我們走罷。」

耕心道：「正是，不必盡著做討厭人。」

兩人立起告辭，小泉假意說要一起走，早被阿翠一把拖住道：「給我坐在這裡，我還有話同你講。」

耕心道：「小泉哥，不必裝假蘇州了，我們再會罷。」

阿根也向他扮了個鬼臉，兩個人依舊勾頸搭背，走了出來，各自分頭而去。

阿根回到梅福里門口，見小馬夫阿小，正在馬路上溜馬。問道：「老爺回來了麼？」

阿小道：「才回來，今日梅公館裡請客，剛剛散席呢。」

阿根道：「請的是女客？」

阿小道：「女客在公館裡請，男客在大慶樓請。」

阿根道：「太太是去的。」

阿小道：「太太先回來。今日梅公館裡真鬧熱，女客人不知來了多少。包車馬車停了小半條子馬路。」

阿根道：「可是梅太太做生日？我們公館裡壽禮多沒有送呢。」

阿小道：「這小子，真是操昏了，做生日是梅太太發起女界國貨會呢，懂不懂。」

阿根也不多搭，徑進公館，輕輕走上樓梯。聽得春泉聲氣，正在房間裡大談闊論講什麼，娘姨大姐，都在中間裡靜悄悄的聽。阿根與娘姨阿林姐，本也有過花頭的，偷偷走到他身畔，把衣襟輕輕一扯，阿林姐冷個防嚇了一跳，悄罵「測死鬼，掩上來做什麼？」

阿根悄問「上頭喊過沒有？」

阿林姐回說「沒有。」

阿根正想退下去，裡頭已經聽見，喝問：「誰在講話？」

阿根只得進去，答應了一聲，垂手侍立。春泉道：「你方才那裡去了？我回來時沒有見你。」

姨太太道：「是我差他出去的。」

隨問道：「錢太太那邊怎麼說了？」

說著，把眼睛一溜。阿根會意，回道：「錢太太叫家人回復姨太太，說一時找不見，過天兒找著了叫人送來。」

春泉道：「什麼東西？」

姨太太道：「是串奇楠香珠。方才在席間，我說我們不用洋貨，那香水倒是中國沒有的，用慣了一時又不能夠不用。錢太太因說家裡有串奇楠香珠，白擱著沒用，你要時我就送給你，那要比香水好多著呢。所以我回到家裡，就差阿根取。」

春泉聽說，也就不問了。阿根見春泉沒甚吩咐，才慢慢退出房，下樓去了。這裡姨太太仍與春泉講話，催道：「你說席間聽著兩樁奇聞，怎樣奇法？快點子講給我聽。」

春泉道：「這兩樁事情，奇真都是奇的了不得。梅心泉說：『在保定時光，碰著過一個老頭兒。這老頭兒臂膊上有一塊手掌大小的癩痕，常常租給人家看。人家問他，他就掀髯道，這是我生平最得意的事情，也是最危險的事情。原來這老頭兒姓雲，名叫都仁，山西人氏，世代習武。山西出名的雲家拳，就是他家。雲都仁七歲時光，就能舉起二百斤重的東西。父母異常疼愛，就教授他祖宗傳下來的練力要訣。這練力要訣，共是十六字，據說極孱弱的資稟，精心練習起來，每個月可以增加四十斤氣力，遞加到七百斤為止。體魄雄壯的，還不止此數。所以雲都仁練不到一年，已經力敵萬夫。』

那父母心裡，卻還不足，常叫他吞服家制的大力丸，並把鍊束筋力的藥酒，熏洗他的手腳。拳術技藝更是不用說得。到十六歲上，已經闔省聞名都稱他做雲無敵。這年學台按臨，都仁報名應考，中了個武案首。復試這場，因為自力不濟，馬箭步箭都沒有射中，就此被黜。都仁從此無意科名，跟著打獵朋友，到口外去獵捕野獸，販運皮革。每天趕著騾車，帶著火槍，在沙漠裡奔來奔去。

有一天忽到一所在，只見萬山重疊，遠樹連天，形勢很是險惡。登到高岡上一望，滿眼都是獸蹄鳥跡，更有一樁可怕的事情，山巔樹腳，無數的遺骸剩骨，零零星星，縱橫不一。曉得都是過路客商，被猛獸吃掉的。此時眾人帶的都是一式傢伙，背上負著火槍，左手拿著護牌，右手執著白刃，魚貫而行。因為山路狹隘，騾車不能行走，所以都棄著車步行。山徑曲曲彎彎，歧路最是多不過。左盤右旋，同隊不覺都失散了。

都仁一個兒高瞻遠矚，撥草前行。忽地山腰裡跳出一隻人熊，身高一丈開外，面目猙獰，行步迅疾，跳躍而來。都仁曉得這個東西，比猛虎還要利害。慌忙爬伏在地，用護牌向上遮著。人熊已瞧見，奔近身旁，伸開前爪力扳那護牌，想扳開來爪人。都仁盡力繃住，總算沒有被他扳起。那藤做的護牌，已扳的軋軋有聲。爭持多時，不分勝負。人熊怒極，大吼了一聲，震得森林中樹葉都簌簌落下。都仁暗想，與人熊比鬥蠻力，很沒道理。於是出其不意，一鬆手，人熊力氣最是大不過，這一鬆直跌出二丈開外。身重力猛，跌倒了，一時爬躍不起。

都仁不敢怠慢，一個虎跳，跳到人熊身旁，舉起刀，盡力的只一斫。人熊還想抗拒，都仁連著又是七八刀。眼見得不活了，方才住手。斫掉了人熊，想要叫同隊的人知道，好找攏來聚會。遂舉起死熊，向空只一擲，擲起二丈多高。同隊們果然都找攏來，問起遇熊情形，都仁約略演講一遍。眾人道：『倘是我們碰見了，定然給他做點心吃了呢。』

於是將死熊捆好了，扛著出山。前呼後擁，走不上半里路，領隊的人忽又發起喊來，見前面又是一隻人熊，比了方才的，大起一倍還不止。奔走如風，飛一般迎將來，好似特來與死熊報仇似的。眾人忙著持牌伏倒，人熊奔過來，一個個連牌拎起，像穿鮮魚似的，把一條很粗的野藤，從臂膊上穿過去。眾人忙拿鋼刀抵拒，用力的亂斫。

那裡曉得，斫到他身上竟如鐵鑄鋼造的一般，絲毫不能傷損。都仁拔刀奮起戰鬥了一會子，也戰他不下，只得拔步飛逃。人熊如何肯捨，拼命來追。不一會也被追著，照樣的穿在野藤上。這時候，野藤上已穿有十多個人了。人熊拎在手裡，像拎鮮魚似的。霎時間早走了數十里，到一所森林裡，都是參天合抱的大樹。人熊就把一串人懸掛在樹枝上，飛步而去。都仁見人熊去遠，拔出佩刀，將野藤割斷，救下了眾人，忍痛奔逃。

。逃到半路，內中有個老獵戶，忙說，逃不得，逃不得，人熊回去不見了我們，必定要追上來的。畜生走得比我們快，再被追著了，可就不得了。不如大家躲在樹林裡，等他追來，我你一齊開槍打死了他，也為地方上除掉一害。眾人齊聲稱是，於是分頭埋伏。一會子，人熊果然趕到。左瞧右瞧，好似尋什麼東西似的。眾槍齊發，連放了三排火槍，才把人熊打倒。都仁趕出，照定喉管兩刀，堪堪的結果了性命。他臂上那個傷痕，就是被藤穿傷的。」

春泉講罷，姨太太道：「我當是什麼奇聞，這種野獸吃人事情，討厭的很，不要講了。」

春泉道：「還有一樁，真是奇聞了。上海地方的佛店，都是暗做台基生意的。租了一幢或是兩幢房子，門口掛著塊牌子，題的名不是慈悲禪院，就是養真道院，無非是遮人耳目的勾當。裡頭洞房曲室，收拾得同堂子差不多。那幾個口念阿彌的佛婆，吃飽了飯，趕東趕西，專替人家拉皮條。」

姨太太道：「這種事情都要算為奇聞，吃飯喝茶也算得著奇聞了。上海住了這麼年數，辮子還這樣的曲，虧你羞也不羞，還要巴巴的告訴我，我倒替你有點子難為情呢。」

春泉道：「我話還沒有說完呢。佛店做台基生意，都是偷偷摸摸乾的。官府雖然不去管他，承他情，倒還顧全官府一點面子。那裡曉得愈出愈奇，現在浙江路上有家子佛店，竟堂堂皇皇掛著塊台基牌子，你道奇聞不是奇聞。」

姨太太笑道：「你上了人家的當了。那是斷然沒有的。他掛出了台基牌子，不要說別的，巡捕房裡先要不肯答應，還能夠在租界上立腳麼。」

春泉道：「這是我親眼瞧見的，怎地會錯。」

姨太太道：「總是你一時眼花，瞧錯了。」

春泉道：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招牌上四個字是天合道院，那不是台基招牌是什麼？」

姨太太聽說，叫哧一笑。春泉道：「你笑甚麼？難道還不好算台基招牌麼？」

姨太太道：「他明寫著道院，如何好硬派他是台基？」

春泉道：「天合兩個字，卻是天作之合的解釋。」

姨太太笑道：「上台基的人，能有幾個同你這樣咬文嚼字，咬文嚼字的也不會到台基上去了。他這名兒，也當是讀書人故意和他玩。題上了，他自己又不懂，埋埋虎虎掛了出來，你倒又把他當作奇聞。像你這樣大驚小怪，才真是奇聞呢。」

春泉道：「還有一樁，你總也要希奇了。就是做輪船買辦的張咸貴，他曾經做過官的。」

姨太太道：「做官的改做生意，做生意的改做官，更是算不著什麼希奇事情。上海灘上，這種人不知要有到多少。」

春泉道：「張咸貴就在做官時光，鬧出一回大笑話。他從前在江西一個什麼鎮上，曾經做過一任巡檢。這時候，衙門鄰近有一位姑娘，生得十分標緻，綽號叫做白玫瑰，咸貴出去拈香，一眼瞧見了，就喝令轎班停轎。轎班道：『回老爺，這裡不是城隍廟呀。』

咸貴也不回答，露出一副賊忒嘻嘻面孔，兩隻賊眼，射定了白玫瑰，一瞬都不瞬。轎班見了，不禁都竊笑起來。白玫瑰見了咸貴這副賊形怪相，忍不住嫣然一笑。這一笑不打緊，把個張咸貴，差一點子就要笑的瘋魔，忘記自己是個地方官，也忘記穿著公服，坐著轎子嘻皮笑臉，把銅鈴大兩個眼睛，溜來溜去，不住的丟眼風。轎班相語道：『瞧不出這位老爺竟會這樣的風流。』

此時白玫瑰不好意思，掩上門走了進去。咸貴方才神定，問轎班怎麼還不走路。轎班道：『我們要緊瞧老爺做俏眼，老爺你的俏眼功夫真好，方才幾個眼風，勾得這女子的魂靈兒都到轎子裡來了。』

咸貴喜道：『女子的魂靈兒都被我勾住了麼？』

一個轎班道：『休說這女子，就是我們的魂靈兒，也都被老爺勾引去了。老爺你的俏眼功夫，是那裡去學來的？』

張咸貴道：『我老爺的俏眼，還過得去麼？那是姨太太教給我的。你們喜歡時，等我老爺空閒了，慢慢教導你們。』

眾轎班道：『最好求老爺恩典，叫姨太太教導小的們，小的們就感激不盡老爺大恩了。』

張咸貴喝道：『放屁，姨太太教導你們，我老爺不要加上個烏木頂戴了麼，混帳，混帳，快走，快走。』

眾轎班才忍笑走路。拈香回來，張咸貴就向姨太太說：『衙門左近那家的女孩子，生得倒很齊整，你認識沒有。』

姨太太道：『這裡鄰舍都是小戶人家，齊整孩子是誰呢？噢，除是尤裁縫家女孩子，綽號白玫瑰，還有幾分姿色。老爺說的不知可是此人？』

咸貴道：『叫白玫瑰麼，妙極了，又香又白，叫老媽子去喊他進來。』

姨太太道：『喊他進來做什麼？』

咸貴笑道：『你道什麼呢，快叫老媽子去喊，快叫老媽子去喊。』

姨太太道：『喊了來你倒開心，我可不管帳，你有本領你自己叫人去喊。』

咸貴道：『我自己究屬不好意思，謝謝你，這事只好勞動你了。』

姨太太笑問：『我替你喊了來，你拿點子什麼謝我？』

咸貴咬著姨太太耳朵，不知說了句什麼，說得姨太太頃刻面紅起來，俏罵了兩句，別轉頭不理。咸貴無奈，打疊起蜜語甜言，千央告，萬央告，又應許了姨太太幾款特別權利。方才答應。當下就派老媽子到尤裁縫家，說是，姨太太命令，叫請姑娘去逛逛，因為衙門裡沒個知心伴侶。

白玫瑰聽了，早已明白透徹。白玫瑰老子娘，見司裡姨太太來請自己的女兒，好似窮秀才夢中中了狀元，這快活真是難言難說，忙答應就來。一面催促女兒打扮，說道：『我的兒你好運來了，今年正月裡陳瞎子替你算命，說你應遇貴人扶持。現在司裡姨太太來喊你，果然應了這句話。我的兒，你將來要做誥命夫人呢。我們兩口子，可靠住你了。』

白玫瑰道：『媽不要麻纏。』

他娘道：『陳瞎子算命你也聽見的，他說你要做誥命夫人。找還問他，比了司裡姨太太如何？他說大起一倍還不止。我想司裡老爺是九品官，大起一倍二九一十八，不是現現成成一個十八品誥命夫人麼。』

尤裁縫道：『你曉得點子什麼，官職越大，品極越小，縣裡大老爺只有得七品，倒做了司裡老爺的上司。』

尤老太婆道：『這樣說來，最大的官只有得半品了。』

尤裁縫道：『這倒沒有仔細。』

說著卻一眼望見老媽子站在當地，慌道：『哎喲，你只顧閒話，媽媽在此，茶也不去倒一杯。』

忙把自己坐的凳子，雙手端過，說道：『立客難當，媽媽快坐坐。』

老媽子道：『坐倒不消，尤司務謝謝你，叫你們姑娘快點子打扮，姨太太立候著呢。』

恰好白玫瑰打扮完畢，黑布薄棉襖，黑布棉褲，罩著個月白竹布飯單，上面搭著個銀搭紐，臉上薄薄敷些脂粉，那個髮髻倒也梳得烏油滴水，光滑非凡，耳朵上兩個時式銀環子。老媽子贊道：『好齊整的姑娘，怪不的老爺要魂蕩。』

引進巡檢衙門，姨太太一見，就執著手問好，親熱得要命的。姨太太又引他見過老爺，坐在一間裡，講講這樣，問問那樣。白玫瑰初還怕羞，不到一個鐘頭，纏的熟了，便也有說有笑起來。當夜就留白玫瑰在署吃飯，直至深夜黃昏，才叫老媽子相送回家。尤裁縫夫婦接著，詢問『姨太太叫進去有什麼事？』

白玫瑰道：『也沒甚事情，姨太太因為一個子悶不過，叫我進去談談，解解悶。』

他娘道：『這真是難得。』

白玫瑰道：『姨太太和我真也前世有點子緣分，不知怎樣，一碰面就會要好得要命的，他也不肯放我，我也不肯離他，現在姨太太還要過繼我做乾女兒呢，我已經答應他了。』

他爺娘自然愈加喜歡。尤老太婆道：『我的兒，你真是爬高了。』

尤裁縫道：『咸貨店王先生，欠我四百五十文工錢，橫討不著。豎討不有，現在我們和司裡老爺攀了過房親，可不怕他了。再不還就會叫司裡老爺辦他。』

過了幾日，白玫瑰真的拜認張咸貴姨太太做乾娘，從此便常被姨太太留在衙門裡，連日連夜不放回家。這白玫瑰在家裡頭，併頭軋的本是不少，現在進了衙門，老相好都不能朝夕相會，害得這些少年像熱鍋上螞蟻似的，奔來走去，沒做道理處。內中一個叫滑頭阿二的，想出條計策，告訴眾人道：『我們只要到衙門前後去，高唱四句頭山歌，白玫瑰聽得了，自然會出來了。』

眾人齊聲贊好，於是群至衙門前後，高聲歌唱。有的唱姐妮山歌，有的唱梔子花山歌，也有唱五更調十相思的。前唱後和，熱鬧非凡。眾人正唱的高興，忽見奔出兩個司兵，喝問『那個囚囊在這裡亂唱，抓你進去見老爺。』

說著揚開手來捉，眾人一哄散去。有兩個走得慢一點子，就被擒住，拖到裡頭。張咸貴已坐候在那裡了，連喝『帶上來，帶上來。』

姓名也不問，只喝你們唱得好山歌，混帳東西，唱得好山歌，忘八代。這兩個人倒也都是硬漢，挺問道：『老爺，唱山歌也犯法的麼？』

張咸貴怒喝：『你敢挺撞本廳麼？本廳要辦你就辦你，要不辦你就不辦你，管你犯法不犯法，須知本廳是朝廷命官，頂撞了本

官，就是得罪著朝廷，就辦你個死罪也不為過。現在且從輕罰你在大堂上，長跪五天，放你出去。』

說畢，踱了進去。司兵押兩人跪在大堂兩邊，那知這兩人跪在地下，依舊高唱不絕。張咸貴怒極，重又坐堂。此時早哄動了闔鎮的人，都來觀看。張咸貴道：『你們這班混帳東西，都不是好人。只瞧額上覆著的前劉海，男不像男，女不像女。也罷，你們既然喜歡做小孩子，本廳索性成全了你來。快傳兩名剃髮匠來。』

司兵不敢怠慢，立刻傳到了兩個剃頭司務。張咸貴命把兩人辮子剃去，只留四週一圈，剃成個金錢頂樣子。剃頭司務如法炮製，颯颯兩響，兩條油鬆撲辮，齊都休了。（賢有司皆能如此，張園剪髮大會，為多事矣。呵呵）不一時，早已修剃光潔。猛瞧去活像個小尼姑，看的人無不拍手狂笑。

咸貴見眾人喧鬧，老羞變怒，舉目向人叢中瞧看。見有前劉海長一點子的，喝令快拿。拿住了就令剃頭司務剃剃。時路朋友一聞此令，慌忙拔腳奔逃。腳快的跑掉了，跑不快的就遭著晦氣，一總剃去六七個小滑頭。內中有一個，恰巧是鎮上紳士的兒子，就被紳士上省告了一狀。張咸貴不善彌縫，竟就此壞掉了，才到上海來改做生意的。你道希奇不希奇？」